

五彩线兮端午节

阿 成

位有文化的人哪。可转念一想，关于屈原，哪一个人不知道他是一位流芳千古的爱国诗人呢？就在那一瞬间，我多么想自己也像一个诗人那样举起手臂，说，兄弟，屈原保佑你。

对端午节总有许多温馨的回忆。那时节的母亲还年轻，家临着松花江不过是千米的距离。我这个“写作文的人”（小外孙的话）称母亲的家是“临江第一楼”。得天独厚，这幢“临江第一楼”还是一个天然的观景台，逢端午节前后，临窗俯瞰，松花江边是全城最热闹的地方，而这里喧语宏的声浪从午夜时分就开始了，如同歌剧的唱词“今夜无人入睡”。至于那大江洗岸的涛声，列树们婆娑的清唱，早已被滚滚的人潮淹没了。环视之下，这锦龙般的十里长堤哟，牵连不断的，是叫卖各种风味儿小吃的吆喝声，是小商小贩在兜售他们手工制作的彩葫芦、彩挂件儿的喜兴。

其实，在端午节之前，我和哥哥便要过江去采艾蒿、青草和野花了。

在我的记忆中，这是母亲分配给我们最愉快的任务了。为了省下船票钱，我和哥哥从来是走江桥的。走江桥的好处，不仅能在微微摇晃的大桥上获得居高临下的视角，俯瞰松花江奔赴远方的壮观，还可以让江风吹拂起黑发，并于这猎猎的飘动之中陡然升起一种英雄之感。是啊，这种特殊感受就这样植入你的胸怀，直至今天，成为了你不曾预想过的文学创作的活水。

或许是受到早年俄国侨民的影响，去江北采青的时候，我们兄弟的另一项任务，是要割一些青草回来。早年哈尔滨的俄国侨民或者是入乡随俗，或者是对春天情有独钟，在端午节期间会和当地的中国人一样过江去踏青。不过，他们会采一些青草铺在自家的地板上。青草铺就的地板，立刻变成一块绿色的草坪。没错，光脚走在上面才好，那种轻踏中别样的神奇，不仅能嗅到青草的清香，还会让身体里升起一缕清爽的活力。屈原词云，“罔薜荔兮为帷，擗蕙櫋兮既张；白玉兮为镇，疏石兰兮为芳；芷葺



兮荷屋，缘之兮杜衡。合百草兮实庭，建芳馨兮龙门。”（四壁撒满香椒啊用来装饰厅堂。桂木作栋梁啊木兰为桁椽，辛夷装门楣啊白芷饰卧房。编织薜荔啊做帷幕，析蕙草做的幔帐也已支张）。读来于今，何其相似乃尔。

还记得在端午节一早，第一项并不是吃粽子，而是在母亲用艾蒿泡过的水里洗脸洗手。唉，童年无忧，居然没有问过母亲这是为什么？现在想来，这样的做法，一定是因为可以驱邪祛病的罢。这一天，母亲照例要给她的孩子们在手腕上系上五彩线。不消说，妹妹们都是很欢喜的，她们不仅在手腕上，在小辫上也扎上五彩线，还要在脖子上挂一个小铃铛，一个个像且角儿的小美人儿似地在街上玩耍。只是男孩子对这些佩饰并不大喜欢，可母命难违呀。何况又不是自己一个男孩子扎，邻居家男孩子们的手腕上都扎着五彩线，说是可以辟邪驱病魔。总之端午节之风习的种种，无疑是一种净化环境与心灵的仪式。

给孩子挂五彩线的传统风俗，我从母亲那里继承了下来。每逢端午节，我照例上早市买来五彩线，给女儿扎上，年复一年，一年不落。忽然一天，女儿说，老爸，我都多大了，你还给我扎这东西。于是我开始改为给我的小外孙儿扎五彩线。天可怜见，这个男孩子也不喜欢，但是大人的话总是要听的吧。怡孙之乐也是一个小小的争斗之乐呀。

窗下的风景不仅热闹，也让人

想入非非。尝看到一些年轻人在端午节的头一天就乘船渡江到太阳岛上野营。他们在那起点篝火，弹琴，跳舞，唱歌，烧烤，准备迎接第二天的端午节那轮浴江而出的玫瑰色朝阳，以青春的激情、青春的活力和青年人无比的自豪，领略太阳岛日出的壮美与神韵。

这一天，“太阳岛”似乎已经被端午节所专属了，庶几衍生成伟大诗人屈原先生的宏大气场，神圣的纪念地，太阳岛也成了一处人间天上难寻的诗人唱和之圣岛。宋代著名史学家、词人宋祁说：“《离骚》为辞赋之祖，后人为之，如至方不能加矩，至圆不能过规。”这就是说，《离骚》不仅开辟了一个广阔的文学领域，而且是中国诗赋方面不可企及的典范。我想，这样的评价屈原自然是当之无愧，而这也源自于民间的盛大庆典，对屈原而言同样是实至名归。

嗟乎，今年则不同啊。不过，倘若细想一下，也并非没有端庄的收获，譬如，在这幽幽寂静的环境中，更能品味到屈原先生在《离骚》中所咏叹的：“抑志而弭节兮，神高驰之邈邈。奏《九歌》而舞《韶》兮，聊假日以喻乐。陟升皇之赫戏兮，忽临睨夫旧乡。仆夫悲余马怀兮，蜷局顾而不行。”（我决定远行的时候心情是愉悦的。然而就在升腾于云天之际，从高空中忽然看到我的故乡，就再也不忍离去了。）

有了这份家国情怀，有了这份浓浓的乡愁，端午节依然神圣，美好。



一年一度，端午节带着一位伟大诗人的光环向我们走来，引发人们的缅怀，也唤起人们对吃粽子、烧艾草、划龙舟、扎香袋的乡土记忆。国是最大家，家是最小国，端午节带给人们的既有大家情怀，也有小家情愫。本版推出作家阿成、王剑冰、刘江滨的端午节作品，请读者与他们一同分享端午节的情怀和记忆。——编者

五月秭归

王剑冰

一 没有想到，三峡大坝不远处就是屈原故里秭归。

由于大坝的缘由，这片水域格外清阔，就像一汪碧湖，碧湖两岸全是公园般的景致。上边一条云带，中间一条林带，下边一条水带，左岸的秭归新城，白色的建筑层层叠叠，完全一派峡江风韵。秭归老城原来较低，已经淹没在了水底，整座县城后建于此。最先映入眼帘的是屈原祠，早于唐代的屈原祠，因三峡工程进行了搬迁复建，现在屈原祠高耸于凤凰山上，仍保持原有的传统工艺与民间特色。一层层攀援而上，清一色的石木结构颇感端庄，青白与暗红的色调，突出了凛然氛围。

车子经过大坝，从保护坝上过来就到了秭归。秭归守着中国第一大河，这该是一位伟大诗人的故里。在秭归行走，有一种新奇也有一种激动。街道两边的老屋，依然是石头、青砖、木头和瓦的艺术组合，越往深处，越能感受到那些人物走兽的雕刻反映出来的峡江历史。无论是殿堂馆所，还是店铺招牌，到处都有与屈原相关的符号。随便问一个人，都会感到他们作为屈原老人家的自豪，而且都能讲出屈原的故事甚至念出屈原的诗句。

皓皓日月，屈原“膺忠贞之质，体清洁之性，直如石砥，颜如丹青；进不隐其谋，退不顾其命，此诚绝世之行，俊彦之英也。”尤其他所留下的一首首诗篇，可称旷世珍品。屈原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、《楚辞》的创立者和代表人物，苏轼对他也是感佩之至：“吾闻终其身企慕而不能及万者，惟屈子一人耳。”多少年来，文人骚客无不以《离骚》为文学高峰，孜孜以学。鲁迅如此评价：较之于《诗》，则其言甚长，其思甚幻，其文甚丽，其旨甚明，凭心而言，不遵矩度……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，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。《离骚》实可谓情思馥郁，气势奔放，以鲜明的个性光辉，表达了屈原的理想与痛苦，追寻与热情，熔铸了屈原的整个生命。

二 屈原不愿与世同流合污，将自身归隐于水。两千多年来，人们一直深深地怀念他。现在他就站在凤凰山顶，东望一江春水。楚人尚凤，不断见到凤鸟的图案，当地房屋建筑上，也都有凤凰雕塑。屈原气节高拔，品格超群，“驾八龙之婉婉兮，载云旗之委蛇。抑志而弭节兮，神高驰之邈邈。”让屈原祠高居凤凰山，也是众望。

这里的人说，屈原投江之后，江边洗衣的姐姐听到了水中有叫“子归，子归……”姐姐回去诉说，便有了划船投食以祭的行为。《屈氏宗谱》中说屈原的妻子邓夫人，每年五月初五这天，都要向汨罗江中抛投食物。屈原的墓冢，一处处在汨罗，一处在秭归。

在迁移镜头中，我看到一幅船

民扛着龙头的照片。那不是普通的船上装饰，是龙舟的标志。秭归人不舍古老的传统，他们划了多少代的龙舟带到了新址。我在一座座祠堂，找到了那些祖辈相传的宝物，宝物上描金涂银，系着红布带子。在秭归，龙舟显得十分重要。屈原祠前，人们怀念他们的先人，每年都举办划龙舟活动，鼓声与口号的每一声震响，都像是“子归，子归”的呼唤。“云旗猎猎翻青汉，雷鼓嘈嘈殷碧流。屈子冤魂终古在，楚乡遗俗至今留。”明代诗人边贡在《午日观竞渡》中描写的，便是赛龙舟的情景。

峡江人为了纪念屈原，留下了多种习俗，一位老者说，在五月初五，会在屈原庙设祭坛，拜祭屈原，并以竹筒贮米投水，呼唤屈子归。还有骚坛诗会，自明代起，就由读过私塾的自发组织，吟诵楚辞或诗词唱和。那个时候，家家都挂艾蒿菖蒲、扎香袋、吃粽子、喝雄黄酒。我知道，隋唐一统后，端午节纪念屈原已经不限于荆楚地区，而成为全国性的节日风俗。“粽包分两髻，艾束着危冠。”是陆游描写的宋代江南端午的情景。端午节，不仅是一种纪念，还是一种寄托，一种呼唤，一种向往，一种信念，它使人驱灾辟邪，使人团结奋进，使人乐观向上。

端午节快到了，有人已经在准备苇叶，有人在采集艾草，有人给龙舟再刷一层桐油。能够想象到，端午那天，会有怎样的一种气氛，怎样的一种热闹。

三

站立凤凰山望那重重叠叠的云，重重叠叠的山，感觉这一片天地的浑厚与博大。到处是白色的山橘花，橘是秭归特产，屈原在这里亲植的橘园叫颂橘坡，人们不会忘记他为橘写下的不朽诗篇。还看到翠绿的竹，如从丛张开的凤尾。一种像茶的植物，当地人管它叫巴毛草。如火的草，笔一般涂写着蓝天。屈原是爱花草的，他善以美人香花喻君子，以恶木秽草讽小人。五月的秭归，漫山遍野展现各式各样的艳丽，江边上，竟然还有簇簇绽放的樱花。江水如此地亲近，如此地清澈，根本想不到这是一片一百多米深的峡谷平湖。灿然的阳光里，各种花瓣在风中飘洒着，翻飞着，为秭归罩上了一层神秘的色调。

从屈原祠出来，竟然看到一群小学生，站在平台上，列队向这位神仙级的人物致意。这里的人说，经常会有一群群的人走来敬拜。

“屈平词赋悬日月，楚王台榭空山丘。”屈原的思想，屈原的纯粹，屈原的诗性，屈原的追求，无不为人所景仰。那些孩子身穿青色的衣服，显得整齐又郑重。他们一同朗诵起了屈原的诗句，那诗句随着一群鸟跃上了凤凰山顶。山顶上，似看到三峡的风流才子，仍然是“带长铗之陆离兮，冠切云之崔嵬，被明月兮佩宝璐”，怀着山河的信仰，在云间飞升。



句，但好像而今民间流传的习俗并不见戴艾的，还是多为插艾。说艾辟邪，虽然附会了神秘色彩，其实倒也不是迷信。艾草是中药，《本草纲目》称之为“药草”，有多种效用，艾灸是其中最显著的一个。再说，细菌、病毒，不都是看不见的“邪祟”吗？

过节总是离不开吃，端午节必定是要吃粽子的。《平乡县志》所谓“食角黍”倒是其来有自。西晋《风土记》云：“仲夏端午，方伯协极。享角黍，龟鳞顺德。”又云：“以菰叶裹黏米，杂以粟，以淳浓灰汁煮之令熟。”

我小时候，家里条件差，从来没见过大米什么样，只知道南方种稻子才会有大米，我们这里缺水，种的是黍，包粽子用的馅自然是黍，即黄米、黏米，再加上枣，用苇子叶包成三角锥状，名副其实的“角黍”。过节的时候，母亲偶或赶集时买回几个粽子，但多是她自己亲手做。苇叶从村头大坑（池塘）边上的芦苇丛撕几把，黄米和枣家里就有现成的。但因苇叶较窄细，不如南方箬竹叶子宽，常常包不严实，裂呲歪巴，甚至有一回漏了一锅，当粥喝了，我们都为此笑了好几天。因为黄米和枣是日常食物，所以端午吃粽子也没觉得特别解馋。直到有一年五月端午，在县里工作的父亲带回了几个糯米裹蜜饯做的粽子，与往日“角黍”迥异，才一饱口福，品享受到真正的美味。解开粽子外面捆绑的细绳，剥开苇叶，露出莹白如玉的糯米，里面裹着的蜜饯显现

出一抹暗红色，如琥珀镶嵌其间，一小口一小口咀嚼，都舍不得咽下，那滋味真是糯糯的、香香的、甜甜的，好吃极了。这第一次吃糯米粽子，足够回味一生。后来每到五月端午，尽管粽子品类繁多，花样迭出，但我最爱吃的还是糯米裹蜜饯的那种，最初甜蜜记忆不仅储存在大脑里，还在味蕾里。

近日我打电话给大哥，大哥耳背，大嫂接了。我问她，咱们老家为啥过端午节？大嫂说，不是说纪念那个作家屈原吗？大嫂七十多岁了，只念过几年书，尽管端午节的来源有诸多说辞，但她此言却是不管南方抑或北方最主流的声音。宋代文豪苏东坡词曰：“虎符缠臂，佳节又端午。门前艾蒲青翠，天淡纸鸾舞。粽叶香飘十里，对酒携樽俎。龙舟争渡，助威呐喊，凭吊祭江诵君赋……”（《六爻令·天中节》）这里将端午节的习俗与怀念说了个齐全。张耒、梅尧臣、文天祥等历代诸多诗人都留下端午怀屈子的诗篇。屈原被称作伟大的爱国诗人，已深入人心。国是最大家，家是最小国，家乡是小家的延伸，是国家的缩影。爱家乡是爱国这条天河的一脉支流。

又是一年五月端午，不禁令我悠然怀想起家乡——那青绿的艾草，金黄的麦浪，彤红的杏子，碧翠的芦苇，还有家人亲手包的并不规整的粽子。那是家乡的景色，家乡的味道。其实，春节、清明、端午、中秋这传统四大节日，哪个不叫人思乡想家啊。

